

诺，夸下海口，过后又不兑现承诺，拿自己的名誉当儿戏，做出许多不自爱的事情，最终是害人又害己。

四、虚心向别人学习，取长补短。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孔子说：“三个人一起走路，其中一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。我选择他的优点加以学习，看到他的缺点，就反省自己是否也有。如果有，就加以改正。”一个人无论知识有多丰富，技能有多高，都不应该骄傲自满，目中无人。山外有山，楼外有楼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。如果一个人取得点成绩就骄傲自大，自以为是，他只会故步自封，停止不前，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。

五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履行好自己的职责。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孔子说：“不在那个职位上，就不要考虑那个职位上的政务。”孔子的意思是说，不在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，不要越权去管。如果大家都越位去管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情，整个组织、整个社会就会乱套。比如足球场上的后卫如果跑到中场的位置，那他就“不在其位，却谋其政”了，结果很容易被对方球队乘虚而入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应该“各就其位，各司其职，各安其分”，应该懂得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反过来说，“在其位，就要谋其政。”否则就是失职。

六、忠言逆耳利于行。子曰：“法语之言，能无从乎？改之为贵。巽与之言，能无说乎？绎之为贵。说而不绎，从而不改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”孔子说：“严肃而合理的言论，谁能不接受呢？但按照它来改正错误才是可贵的。恭顺赞许的话，谁听了能不高兴呢？但认真推究它的真伪，才是可贵的。只是高兴而不去分析，只是表示听从而不改正错误，对这样的人我拿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”《道德经》上说：“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”意思是说，真实的话不中听，中听的话不真实。我们应该学会听让人不愉快的批评之言，而不是沉醉于别人的赞誉之词，这样

才能改掉缺点，规避祸端。

七、富而不骄，贫而不怨。子曰“贫而无怨难，富而无骄易。”其实二者都不容易。要做到“贫而无怨”难，要做到“富而不骄”也不容易。有些人在贫穷或不得志的时候总是怨天尤人，而不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；而许多人在富裕时或得势时得意忘形、目中无人。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。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。遇到逆境时接受现实，正视困难，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，积极创造条件；处于顺境时要保持低调，未雨绸缪，警惕潜在的危险。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。

八、要学会独立地思考问题。子曰“众恶之，必察焉；众好之，必察焉。”孔子说“大家都厌恶他，我必须考察一下；大家都喜欢他，我也一定要考察一下。”孔子的意思是说，不能人云亦云，听到别人说什么就不加分辨地、毫无保留地相信，应当调查研究，得出自己的判断。如果盲目地相信别人的话，就容易出错，甚至被人利用。即便是对于书上说的内容，也不能无条件地相信，因为书毕竟是人写的，也可能出错。西方教育强调独立思考，鼓励怀疑精神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尤其是当今信息时代，信息来源多，信息量大，网络上海量的信息铺天盖地而来，其中真假掺杂，泥沙俱下，我们虽然没有时间、精力和能力去辨别真伪，但是对于那些明显违背常识、不合逻辑、不靠谱的信息则不要相信，更不要去转发、传播；而对那些半信半疑的信息则要保持保留态度，也不要传播，做到“不信谣，不传谣。”

参考文献

- [1] 蔡践.《论语》全编[M].北京:海潮出版社,2016.
- [2] 李志敏.中华古书一四书五经[M].北京:京华出版社,2003.
- [3] 王少农.老子处世真经[M].北京: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2003.
- [4] 孟宪铸.孔孟的智慧[M].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2009.

论苏轼诗歌的理趣美

凌秀芳

(广东省平远县石正中学 广东 梅州 514641)

[摘要]苏轼的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座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峰，其中他的理趣诗词不仅是以文人之笔写就，更是以哲人之眼观照人生后的感悟之作。显现出和谐深远的理趣之美。

[关键词]苏轼；诗歌；理趣美

所谓理趣，即说理而有趣。理趣诗即蕴含哲理，给人以启迪的诗。宋诗讲究理趣，东坡诗以理取胜的佳作不少，这是对宋诗的一种贡献。诗人在写景、状物、记事中，有意识地阐发某种生活哲理，表达作者对人生的思索。

苏轼诗词中的这些作品因其“言情”的同时夹寓进了某种新的艺术要素——“言理”和“理趣”。因而读他的诗可以获得格外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，也就是说，它们在炽热真挚的情感中，“升华”或“提炼”出了理性的思索，这就比一般的“言情”更加显得“深刻”和“丰富”。

(一) 重在阐理，从“理”入手，理贯全篇

苏轼的《满庭芳》（蜗角虚名）上片全是说理，直抒胸臆，体现词人心声。它显示出强烈的个性探索色彩，具有逻辑思辨力，“筋骨”壮，“思理”深，词上升为一种生命哲学的表达，与理学家的乏味说教不可同日而语。然而作者并未局限于此，下片继续深化，引入了景物描绘，全词由至景，以江南清风皓月、苔茵云幕的美景、好酒佳曲为结尾，以景观现理，更为深沉的痛苦掩于幕后，扬弃悲哀，达到人格的解放。理入词中，情韵、理致妙合无垠，犹如音乐中的休止符，余韵不止，哲理意味继续深化，理趣也在这种绵邈无尽中显示出它独有的魅力。

苏轼在抒发个人情怀的作品中，也同样蕴含着丰富的哲理，并显得更为细密深刻。如《洗儿戏作》：“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惟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此诗作于诗人四子满月时，按常理世人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慧，以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诗人却联想到自己才华横溢，反遭来自黑暗时局的压制，一事无成又无可奈何。而世上却有一些无德无能之辈，逢迎拍马，攀附权势，仕途一帆风顺。本诗在抒发感慨之余，也暗含了对社会颠倒是非、混淆黑白、难容聪慧的讥讽。虽有悲伤、慨叹，却能给人以深思。

(二) 由叙事设问入手，“缘事而发”

苏轼非常著名的《水调歌头》这首词，由“月”起问，以问入手，道出词人欲“乘风归去”的想法，随即词义一转，以“高处不胜寒”为由，最后还是“在人间”；伴着月光推移，词人进一步探索生命幽韵，“月有阴晴圆缺”，自然引导开解人，得出“人有悲欢离合”的了悟，反复探索，“斗折蛇行”至此“豁然开朗”，终于发出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达观歌唱，前后呼应，用笔曲折，螺旋式上升，理性意味由隐到显，愈来愈深，体现出作者苦苦探索的心路历程：苦难——体悟——超脱，词中历程合于词人的人生经历。

苏轼不仅能发现万物之理，而且对人生哲理颇多洞见。尤其是如何看待自己人生中的困顿上，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人生的珍惜，主要体现在他对宇宙的观照的基础之上的。如“暮云收尽溢清寒，银汉无声转玉盘。此生此夜不长好，明月明年何处看。”（《中秋月》）前两句写中秋月景，后两句转人议论和抒情，说明中秋月圆的日子不常有，人生难得清明安闲，因而应该珍惜眼前的美景。

(三) 以议论入诗，形象入诗，比兴自然

苏轼的理趣诗，他仍然以形象入诗见长，同时，他还以议论入诗，对事物的形象感受与哲理思考结合起来。

苏轼在继承关于哲理诗的创作中，并不是对前代诗人的消极承袭，而是熔铸众家，有所发展创新。如陶渊明以冲淡自然为美，王维的诗歌则主禅理，表现空寂的境界。而苏轼则是发各家之所长，运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和创造力更大地发展了理趣诗的创作空间。看《石鼻城》：“平时战国今无在，陌上征夫自不闲。北客初来试新险，蜀人从此送残山。独穿暗月朦朧里，愁奔渡河苍莽间。渐入西南风景变，道边修竹水潺潺。”这首诗通篇看来是写景记游之作，细细地品味，会发现苏轼主要突出它的“奇”与“变”。这首诗里，有险与夷的交替，有水月弥漫与别有洞天的变幻。读完这首诗，读者能体会到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感受。这就是苏轼的理趣，不再只是前人诗作中的平淡宁静，而是更增添了一份乐观豁达的精神，读来令人感到欣喜和振奋。

读《定风波》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

此词表面上写词人途中遇雨的生活小事，实际却是写词人的人生态度或人生哲学。人生，犹如自然界一样，经常会“兴风作雨”；但是，风雨过后，却仍旧会复归于晴天，眼前所遇的风波挫折，尽可毫不在意；只要抱定“任天而动”“随遇而安”的人生态度，则何处不可以“吟啸徐行”！这里，全没有哲学家的“说教”意味，也没有理论家的“演讲”腔调，活脱是一位阅历很深的“过来人”在娓娓道其生活经历和人生经验，寓托了他对整个人生的覃思深思。

(四) 以颜色字入诗，渲染意趣

苏轼的诗作中，有一很大特色就是爱用颜色字，不仅用它渲染境界，更能增加读者的视觉享受，在那些说理诗中更能让人体味到一种理趣美。

如苏轼的《纵笔》二诗：“寂寂东坡一病翁，白须萧散满霜风。小儿误喜朱颜在，一笑那知是酒红。”这首是诗人自嘲衰老。前两句是紧承第一首而来，继续以白描的手法描写自我的衰老形象和寂寞处境，其中“白须萧散满霜风”与第一首的“白头萧散满霜风”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可衰老之形象就更为鲜明了，因为胡须白比头发白是更进了一层的。后两句写得十分精彩，用错觉的手法反嘲自己的衰老，充满着情趣，令人读后禁不住捧腹大笑。这是苏东坡善用谐谑笔法带来的艺术效果。“小儿误喜朱颜在，一笑那知是酒红。”这是对前人白居易诗的活用：“醉貌如霜叶，虽红不是春。”（《醉中对红叶》）白诗直接指出不是真红，而苏东坡先写小儿的肯定，然后写自己的否定，充满着谐趣，显得洒脱、豁达。

苏轼诗歌中蕴涵的理趣缘于苏轼善于注重观察，概括提炼，用鲜活生动的意象去反映哲理，用令人寻味的情境去揭示哲理，从而使其诗歌闪耀着思辨和哲理的火花，体现出一种非凡的哲性智慧，他的诗歌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古典诗歌宝库，而且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树立了一座丰碑，供后人品味和瞻仰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纪昀点校.苏文忠公诗集释粹[M].台北:宏业书局,1969.
- [2] 孔凡礼点校.苏轼文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4.
- [3] 刘逸生等.宋诗鉴赏辞典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1987.